

开·卷·书·坊

听雪集

许宏泉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开·卷·书·坊

听雪集

许宏泉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雪集/许宏泉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6

(开卷书坊·第2辑)

ISBN 978-7-5326-3885-7

I. ①听… II. ①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932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吕荣莉
技术编辑 顾 晴

听雪集

许宏泉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 ewen. cc www. cishu. com. 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4 字数 100 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885-7/I·181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9213456

开·卷·书·坊（已出）

开卷闲话六编·（子聪）
我的歌台文坛·（宋词）
纸醉书迷·（张国功）
书林物语·（沈津）
条畅小集·（严晓星）
书虫日记二集·（彭国梁）
劫后书忆·（躲斋）
寻我旧梦·（鯤西）

开·卷·书·坊（第二辑）

开卷闲话七编·（子聪）
旧书的底蕴·（韦泱）
听雪集·（许宏泉）
椿栌楼杂稿·（扬之水）
笔记·（沈胜衣）
邃谷序评·（来新夏）
我来晴好·（范笑我）
难忘王府井·（姜德明）
读书抽茧录·（桑农）
旧书陈香·（徐雁）
书虫日记三集·（彭国梁）
书虫日记四集·（彭国梁）

听雪集

聽雪集

許宏泉著

克和題



自 叙

《听雪集》姗姗来迟。一年多前就请张充和先生题写了书名，张老的题签先后被收入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编注的《张充和题字集》（牛津大学版）和《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广西师大版），而我的书却杳无踪影，真是惭愧。不过，张先生的题字已先为“听雪”打出广告，于是朋友们纷纷来索书，哪知有名无实。因此，也成为一种动力。趁着北京酷热懒动，竹窗下将早已编好的书稿校阅一过，又删去半数。我还是觉得像知堂先生《瓜豆集》那样的“小书”拿起来轻松，倘若沉厚的“巨著”则只能是作为可以研究的读本以供捧啃的。

孙康宜教授有一则关于《听雪集》注文，叙考“听雪”二字，真有几分画意诗情，因录如下：

许宏泉《听雪集》

对于年轻的画家、鉴赏家和批评家许宏泉先生，我早已有所耳闻，但直至充和把她为许先生的题字（“听雪集”）拿给我看之后，我才注意到许先生的著作。后来发现他曾写过《寻找审美的眼睛》、《燕山白话》等作品。但充和说，不知《听雪集》将是一本怎样的新书？

很巧，最近余英时教授和陈淑平女士介绍给我一本许宏泉先生的新作《管领风骚三百年》（二〇〇八年出版），令我大开眼界。书中收有自明清到近代以来许多著名文人的书法，并附有许君简明扼要的评语。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自叙”写于“留云草堂雪窗”，一个极富诗意的书斋。所谓“听雪”，应属以居室名其文集了。

我当初想到李商隐有“留得枯荷听雨声”之句，以为许宏泉先生所谓“听雪”大概就是有心要模仿李商隐之意。但后来清华大学的刘东教授来信，他说《听雪集》的典故似应来自陆

放翁之诗句——“拥被听雪声”。他在信中写道：“此诗我幼时读过，过目未忘。陆放翁的这种倾听，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他的‘小楼一夜听春雨’，能够广被传诵，诗眼就在那个‘听’字。而相形之下，我之所以记住了‘拥被听雪声’，是觉得那境界更上一层楼，作者苦中作乐、随遇而安的态度，一下子跃然纸上，而且听雪又比听雨，显得更加细腻，更需悉心捕捉，其周遭的大自然，也显得愈发静寂。”我想刘东先生的解释很有道理。

冷艳如许，我也被感动了。“拥被听雪声”，真是一个美妙的光景啊！

二〇一〇年七月在北京

屏間認曲拈紅豆
花底填詞付雪兒

時銘



目录

自叙

- 001 新安回望
——寻访新安画家的故乡
- 036 山阴道上
——徐渭和他的故乡
- 051 访倪雲林墓
- 057 渔洋山访董
- 065 两苏坟
- 072 林昭：压伤的芦苇
- 080 虞美人
- 085 桐城访墓记

- 106 《西湖梦寻·马得戏画中的
杭州》展览前言
- 124 江南拾遗
- 137 《边缘语录》校后记

139	《黄宾虹》后记
146	《药窗诗话》跋
152	《徽州词徵》序
155	江南三逸画展前言
158	我的笔名
164	关于作家书法
169	移情别恋到程腔
175	五个书法家
188	书签
191	弹痕的意义
194	陆小曼与“陆小曼”
200	胡蝶·玉翼翩翩影犹香
213	怀念包老
216	张朋
221	忆张中行老人
227	过章太炎故居在双塔见朱季海 先生
238	素材
239	校后记

新安回望

——寻访新安画家的故乡

丁亥孟春，与多晴、浮碧、古其诸友，同往徽州，作新安画人故乡之行。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虽然这是一句很俗套的话，但我们相信徽州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哪一个地方，一个时代，出现过如此之多杰出的画家。

寻访新安画人的行踪，仿佛在亲近那些熟悉的画中之境。“真山原是古人师，古人常对真山面”，在新安的山水间行走，更能体味戴本孝这句诗的深意。

姑孰·萧云从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

芜湖的陶塘边，有一座新建的“尺木亭”，亭前

栽着一株古树，老干虬枝，足已百年，亭虽新建，与这古树相伴，倒也有了几许萧疏清远的沧桑之感。

尺木亭的对面，立着一尊石像，临水倚石，极目远眺，好像在愣愣地看着那亭前的“尺木”二字。石像下有一块大理石标记：“萧云从，芜湖人……”

萧云从到底是芜湖人还是姑孰（当涂）人？过去没有多少人在意。现在要开放旅游事业，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以，一时争着注册文化名人的身份也成为“显学”。

萧云从字尺木，号于湖老人，是喝着姑溪河的水长大的，在画史上有姑孰派之称。姑孰人当然不愿意说他是芜湖人；芜湖人说萧云从的艺术活动主要在鸠江。萧云从何许人也，只不过一介布衣画师。而对于后世的读书人来说，乡邑前贤的存在总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啊！事实上，萧云从就像这尺木亭畔的一株老树，根在姑孰，长在芜湖，而他的影响则在画史上的“新安画派”时代。我曾在文中称萧云从是“前新安”，浙江、戴本孝都曾问道于他，他是较早的一位关注元人向往“倪迂荒寒冷逸”的审美

意境的明末画家。那么，称之为开清初新安画派风气之先者似不过也。

于湖老人有《题画寄渊公》诗：

秋华揽尽日幽闲，放艇开樽暮未还；
有句惊人怀老谢，松风直到敬亭山。

可见他与皖南宣州梅清之交谊。

天下着小雨，春寒袭人，颇契尺木的画境。

路过中山桥，青弋江滔滔西去，水天一色，斜阳古塔，正是大涤子的《舟泊芜城图》啊！

泾川·宣纸与宣笔

十八日。

离别芜湖，依然烟雨潇潇。

沿青弋江逆流南行，进入宣州的泾县。

泾川小城朴素而干净，青山环抱，阡陌纵横，青弋江水沿城西的古城墙下潺湲而过。

无法否认，泾县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乌溪在县城东南，是“红星”宣纸的加工生产地。

小雨沙沙，烟雾缥缈，山色氤氲。道中所见山坡上大块的“留白”是生产宣纸的草料，大约要经过一年半载的晾晒雨淋。

我们访问了宣纸集团的余总，一谈起宣纸，他异常兴奋。

过去县城周围有四五家像样的纸厂，现在大都倒闭了。“红星”占宣纸产量的80%以上。其生产的5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了日本、东南亚。余总说，很遗憾现在国内的很多画家对材料的使用不够重视。

“宣纸”已注册，其他地方生产的只能叫书画纸，不能泛称“宣纸”。

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

现在的生产完全依照古代工艺，从材料开始。宣州一带多山，山里有优质的檀皮。青檀喜湿性，皖南阴晴多变，可谓得天独厚。沙田的稻草，乌溪

的泉水(水质、水温),气候,环境,地质对原材料都有影响(矿物质结构),这都是地利,加上传统的工艺传承,一百多道工序,每一道对宣纸的质量都很重要。只有完整地按照传统手工艺要求操作才能生产出优质的宣纸。比如青檀皮,放大到一万倍,可以看出晶莹剔透的纤维质褶皱——正是它的神妙才能沉住墨气,体现墨韵,从它放大后可见的两头椎体交织状,可测出宣纸的耐拉力。所谓纸寿千年,宣纸最低寿命逾千年。

说起宣纸生产材料的奇妙,自然会想到资源的危机。现在的问题是,其他林木价值上涨,青檀种植面临市场挑战;同时,农民劳力减少(都进城打工),而檀皮加工、燎草加工都需要大量劳力。从稻草收集、石灰水浸泡腌制、阳光晾晒,要经过一年多时间。

除此以外,小厂生产对原材料的浪费要加以管理。余总说作为“集团化”发展,要考虑到林、纸一体化,集团准备投资种植五万到十万亩的青檀林。

谈到产业发展,余总希望政策能予以保护(如